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慈湖遺書卷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覲光

慈湖遺書卷七

宋　楊簡　撰

家記一　己易　汎論易

易者已也非有他也以易為書不以易為已不可也以易為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為已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已不可得畫而為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

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為⚋⚊者吾之⚊也⚋者吾之⚋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加知（闕）⚊者吾之全也⚋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覩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覩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為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

足也如不自知其為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無惑乎自生民以来面牆者比比而不如是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為我者毋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為也混融無内外貫通無異殊觀一畫其旨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来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

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即乾健者也天即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即已也天即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一體也故夫乾彖之言舉萬物之流形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於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

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博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為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象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

之分而無二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二吉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已也皆我之為也坤何以三☷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為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為主陰入於

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外陽而中虛為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

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兊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為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為己是剖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於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而已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也坐血氣而觀己不知己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吾本無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殊爾人推吾之始名

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吾之剛為九指吾之柔為六指吾之清濁為天地指吾之震巽為雷風指吾之坎離為水火指吾之艮兊為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為日月以吾之變通為四時以吾之散殊於清濁之兩間者為萬物以吾之視為目以吾之聽為耳以吾之噬為口以吾之握為手行為足以吾

之思慮為心言吾之變化云為深不可測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為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之偽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無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啬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未盡焉謂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

之道言乎無二謂之一今謂之己謂之己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己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梏也安得無私與梏者而告之姑即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

可見嗌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為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横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横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嗜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嗜非嗜在嗅

非嗅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嗜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為聖者不加為愚者不損也自明

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為昏為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無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即道天即乾天即易天即人天與人亦名也大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非先聖之言也憂即天萬物即天孔門之徒聞聖人之言而差之以己意參其間而有是言也此非吾孔子之言也吾道一以貫之此孔子之言也其曰易與天地準此亦非孔子之言也何以明之天地

即易也幽明本無故不必曰仰觀俯察而後知其故也死生本無說不必原始要終而後知其說也是皆非吾孔子之言也其徒之已說也神即易道即善其曰繼之者善也離而二之也離道以善莊周陷溺乎虛無之學也非聖人之大道也孔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此孔子之言也聖人即易也德業即易也繼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又非孔子之言也何者離易與天地而二之也子曰之下其言多善閒有

徵礙者傳録紀述者之差也其大旨之善也不繫之子曰者其言多不善非聖人之言故也乾即易坤即易其曰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非聖言斷斷如白黑如一二之易辨也凡如此類不可勝紀善學易者求諸己不求諸書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不求諸己而求諸書其不明古聖之所指也甚矣是古聖指東學者求西讀書者滿天下省己者千無一萬無

一孔氏之門學者不知其幾而日至者無幾也月至者
又無幾也三月不違者顏氏子一人而已他日子夏子
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矣而況於不在孔門者乎幸有
一曾子獨不然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
乎不可尚已此豈訓詁之所能解也知之者自知也不
可以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而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者而
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為其然也尚不可得而思也矧

可得而言也尚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絶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於是雖然思亦何害於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於吾事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可以精粗論也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正易道之

妙也堯舜允執厥中執此也兢兢業業弗敢怠也禹之克艱不敢易也湯改過不吝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也文王翼翼小心也信吾信謹吾謹儆戒吾儆戒執吾執兢兢吾兢兢業業吾業業艱吾艱改吾改翼翼吾翼翼無二我也無二易也既曰天下何思何慮矣而又曰執曰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無思無慮者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時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得而

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末之察耳似動而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賾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傚此者也非賾自賾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也此非沈虛陷寂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来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為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爾近取諸心即此心

而已矣曾子傳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學之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於戲此足以指明人心之本良矣而學者往往遂領孟子之意而不復疑其有他者千萬而不一二也故孟子言必稱堯舜於以知孟子之言雖諄諄而當時之聽之者多藐藐此道甚明甚易甚簡而人自疑自惑不

信使當時聞言而遂信者衆必不至勞孟子諄諄如此也能識惻隱之真心於孺子將入井之時則何思何慮之妙人人之所自有也純誠洞白之質人人之所自有也廣大無疆之體人人之所自有也此心常見於日用飲食之間造次顛沛之間而人不自省也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非曰造次間為之顛沛間為之無須臾而不為也是心本一也無二也

無嘗斷而後續也無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無嚮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强而衰老不弱也可强可弱者血氣也無强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强弱而吾心無强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為心雖欲無斷續不可得矣以血氣為已雖欲無强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無須臾不於是勉强從事不

須臾而罷矣況於造次乎況於顛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而已矣非誠也孔子曰主忠信忠信者誠實而已無他妙也而聖人以是為主本或者過而索之外而求之故反失忠信之心即道心即仁義禮智之心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通乎一萬事畢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遠復此心復也頻復頻放而頻返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無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凶無虞他日之吉凶但觀一念慮之得失

當乾之初而不肯潛此心放也當五而不能飛此心固也當三而不惕此心慢也當四而不疑此心止也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為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

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人之為道似善矣而孔子截截斷斷甚言其不可孟子窺之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計度而圖之也此豈擬議而成之也擬議而成其變化此非聖人之言也學者之億說也孰知夫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於不息之貞而非升也震来虩虩非懼也其亡其亡非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通也

括囊無咎無譽非閉也三日不食非窮也揚于王庭非得志也介于石非止也出門同人非往也吾終日用之而見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況於他人乎哉如秋陽之暴至白而無瑕也如江漢之濯至潔而無滓也混混乎無涯無畔無始無終也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它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于淵非魚也天下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霑雨露

之潤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雷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吾己之中而以為他物也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也非過論也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樂必有形哭笑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未有知近而不知遠也未有知小而不知大也遠近一物也小大

無二體也閨門之內若近而實遠也若小而實大也即敬即愛無不通矣有倫有叙無不同矣放之東海之東而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準也放之南海之南而準也放之北海之北而準也不可思也不可遠也已易終見甲藁

汲古問三易經卦皆八何以所首不同或謂乾坤其易之門但當以周易為正果可如此說否先生曰今之言易者必本于乾坤陋矣但見周易之書不見連山歸藏之書故必首乾次坤不知連山首艮重艮故曰

連山歸藏首坤故曰坤乾之義連山夏后氏之易歸藏商人之易至矣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天下矣三才皆易也三才之變非一則一非一則一或雜焉或純焉純焉其名乾坤雜焉其名震坎艮巽離兌皆是物也一物而八名也初無大小優劣之門也形則有大小道無大小德則有優劣道無優劣或首艮或首乾明乎八卦之皆易也易道則變一而為八其變雖八其道

實一杜子春曰連山宓羲歸藏黄帝

先生問汲古曰易卦諸彖言大矣哉曾講究否汲古對曰彖言大矣哉皆定卦不知當何如看先生乃指誨曰易卦諸彖言大矣哉者十二卦豫遯姤旅言時義隨言隨時之義豈他卦皆無時義哉豈他卦之時義皆不大哉坎睽蹇言時用豈他卦皆無時用哉豈他卦之時用皆不大哉頤大過解革言時豈他卦皆非時哉豈他卦之時皆不大哉六十四卦皆時也皆有

義也皆有用也皆大也大矣哉葢歎其道之大有言不能盡之㫖事無大小無非易道之妙聖人偶於此十二卦發其歎非此十二卦與他卦特異也使每卦而言則不勝其言愚者執其言智者通其㫖豈特六十四卦皆可以稱大矣哉雖三百八十四爻亦皆可稱大矣哉聖人於豫隨遯姤旅則猶有義之可言至於頤大過解革則既不曰義又不曰用止曰時而已矣何以曰大矣哉此正以明天地無一物一事一時之

非易學者溺於思慮不求其義聖人於頤大過解革盡捐義用止言其時而歎之曰大矣哉使學者無所求索不容鈎深即時而悟大哉之妙則事理一貫精粗一體孔子何思何慮文王不識不知信矣（互見誨語）

六十四卦皆可以言元亨利貞聖人既於乾言之又於坤言之又於屯言之聖人於此謂學者可以意通之矣故自蒙而下或言其一或言其二或言其三至隨又全言之臨又言之无妄革又言之亦偶於此數卦

而復言非此數卦之特異也亦恐學者執乾坤也之卦異於餘卦故復於此言之以破其疑於坤曰牝馬之貞者於以明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柔順勤行之正也剛陽在上無為而佚君之道也柔陰在下有為而勞臣之道也君臣之分不同而道則通也在君則剛則佚在臣則柔則勞一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無二貞也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貳使牝馬之貞果劣於乾則乜不言牝馬又大於坤乎雖庸人孺

子知其不然也而先儒率尊乾而卑餘卦非明乎易者也歸藏首坤則乾又劣於坤乎學者不知連山歸藏是以蔽於斯義或者又曰他卦言元亨利貞者彖釋曰大亨以正與乾坤不同何耶曰此亦會通之義也元有始義有大義以始明之可也以大言之亦可也乾彖亦曰大哉無不可者文言雖列而四之而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是又合元與亨而為一也彖舉乾元以統亨利貞則四德之名雖殊而實同也也

隨曰大亨貞又與餘彖不同亦隨卦發明大易之道不可以一端拘也六十四卦皆易也六十四卦皆元也皆亨也皆利也皆貞也聖人偶有所言偶有所不言隨意發明舉一隅三隅可反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欲詳其言雖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繫易之辭至於今不已猶不得而盡也且諸卦間有贊辭曰大矣哉者所以歎其道之至大所以明易之道也非獨此數卦者有易之道餘卦無也雖庸人孺子知其不然也

自坎遯睽蹇旅皆可以言大矣哉而況於他卦乎元亨利貞猶是也今夫人一話言何從而始乎非元乎一念慮何從而始乎非元乎日用應酬變動不窮非大亨乎咸有利焉非利乎已則利乎物又有正焉正則行邪則否正則利邪則害自一人之身一日之中元亨利貞咸具焉而況於他乎一以貫之物物皆易事事皆易念念皆易句句皆易號名紛然變化雜然無一非易見訓語

汲古問易乾卦云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先儒謂學聚問辯進德也寛居仁行修業也此言如何先生曰學貴於博不博則偏則孤伯夷惟不博學雖至於聖而偏於清柳下恵惟不博學雖至於聖而偏於和學以聚之無所不學也大畜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語曰君子博學於文學必有疑疑必問欲辯明其實也辯而果得其實則何患不寛何患不仁然聖人垂訓所以啓後人後人問辯未得

其實而自以為實者多矣故諄複而誨之誨之以寛則凡梏於己私執於小道者庶其有警孟子曰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猶未足以盡寛之至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庶乎其寛矣然此猶可言而及者猶有涯畔未足以盡寛之至孔子曰言不盡意又自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非訓詁之所能解非心思之所能及然則寛即仁仁即寛而聖人複言仁者以人之學道固有造廣大之境未盡其妙而止輟溺於

靜止而無發用之仁故卒曰仁以行之如四時之錯行如雷霆風雨之震動變化而後可以言仁未至於此則猶未可以言仁也見誨語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心而往即易之道意起則歧而入於邪矣直心而行雖遇萬變未嘗轉易是之謂方凡物圓則轉方則不轉方者特明不轉之義非於直之外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言之不同初無二致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非學習之所能故曰

不習無不利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習者勉强本有者奚俟乎習此雖人道即地之道故曰地道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無所不照不光明者必入於意必岐而他必不直方大必昏必不利六三含章可貞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或者往往於是疑其為小故聖人特發之曰智光大也道一而已初無大小六

四括囊無咎無譽亦此道也方時閉塞義當括囊而
謹易道之見於坤見於謹者也二言坤道正五言坤
道之盛他卦之五多明君象至於坤則臣道也故五
止言臣位之極盛黄者中之象言乎得其中道也故
曰通理言理以明中非中自中理自理也裳者下服
言乎正人臣之位居人臣之體也故曰正位居體明
乎得道者必能守分而不犯此非設飾者所能由中
而發發於文為故曰元吉文在中也言乎文非外飾

乃自中誠而著也伊周之事人咸信之不疑其為非
信其誠也王莽設飾故卒罹大禍初之履霜謹微之
道也上之龍戰道之窮也皆易之道而有昏明邪正
之辨也坤之用六即乾之用九九六不同而用同乾
造始坤代終始終不同而其大則同故曰以大終也
至哉之坤即大哉之乾也名分不同而道同也為妻
為臣而失道則不永則不貞得其道者必永必貞二
三四五皆能用六惟上六不能用六反為六所用為

形體所使為勢位所動故凶初亦不能用六故為霜為氷為不善之積能辨之於早則能用之矣

汲古問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何以謂之果先生曰果者實之謂德性人之所自有不假於求順而行之無有不善有行實焉行虧則德昏矣德性無體本無所動本不磨滅如珠混沙而失其明如水不濁則性不失矣順本正之性而達之是謂果行所以育德見誨語

汲古問蒙何以養正先生曰蒙者不識不知以養正性見誨語

需得其道必得所需需失其道必無後獲需待也彼此相孚則應矣人所需待多動乎意非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無所不照此之謂道如此則人咸信之故曰孚如此則得所需矣亨矣得所需亨通或放逸失正故又曰貞乃吉孚與光與正本非三事以三言發明道心一動乎意則不孚不光不正謂之人

心故舜曰人心惟危明其即入於邪入於凶禍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

乃亨以小畜大以臣畜君之道也畜有養義有止義

以下畜上非勢之順者而有道焉非柔則不敬不順

非得位則不可以有所行豈有居下位而可以行畜

君之事者乎雖柔雖得位使人心不悦雖悦而不至

於上下皆悦而應之亦不能以畜君天下事未有人

心不悦而能行者而况於畜君乎故必上下之心咸

應之乃可其德健則力足以行事而無困憊不繼之
患巽則順入乎君心剛則物莫能變中則不偏不倚
剛中兩言足以發明道心之本人臣能健能巽而中
無其本亦不能致亨健矣巽矣剛矣中矣或所畜之
君雖畧相應而諫不盡行言不盡聽則臣亦不可謂
得行其志亦不能亨於戲物情事理如上所序節節
如此曲折如此乃易之道也雖柔得位以明六四之
象衆陽咸應有上下應之象下乾健象上巽巽象剛

中二五之象四五剛柔相得有志行之象非象自象道自道也此正易道之見於小畜六畫者然也象著其象彖發其義所謂柔也得位也上下應也健也巽也剛也中也志行也非每事而致其力也合是數者以發明易小畜之道得易道之全者自能當小畜之時盡小畜之義自與此象辭無不合有一不合必於道有虧焉齊景公悅晏子之對作君臣相悅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此亦小畜之小亨也

何者晏子猶未有剛中之大本故也易者天下之大道聖人之大道雖甚賢者未能盡也雖高明之士已得大本而物情事理委曲萬變往往疎畧不能皆盡孔子自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明知夫易者大聖人之事變應無窮之道晚年成德乃可學也

汲古問先儒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句最不可以言語解而可以身反觀天地以生物為心人能於善

心發處以身反觀之便見得天地之心此說如何先生曰三才之間何物非天地之心何理非天地之心明者無俟乎言不明而欲啓之必從其易明之所以啓之萬變萬殊不可勝紀難以明指陽窮上剥盡矣而忽反下而復生其來無階其本無根然則天地之心豈不昭然可見乎天地之心即道即易之道即人之心即天地即萬物即萬事即萬理言之不盡究之莫窮視聽言動仁義禮智變化云為何始何終一思

既往再思復生思自何而来思歸於何所莫究其所莫知其自非天地之心乎非道心乎萬物萬事萬理一乎二乎此尚不可以一名而可以二名乎通乎此則變化萬殊皆此妙也喜怒哀樂天地之雷霆風雨霜雪也應酬交錯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也孔子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於戲至哉何往而非天地之心也見誨語

汲古問說卦云離為甲胄何也先生曰剛在外以衛己取其外實中虛也汲古又問古之兵用皮為甲秦漢以來改用鐵豈非後人多好戰故以鐵為之乎先生曰函人為甲犀甲兕甲合甲草堅者支久惟甲之足以當矢刃者以其柔勝剛也後世易之以鐵豈古聖不如後人之智嘗以問諸軍將曰蠻人用皮甲若大國用之則不威重爾實不如草也見誨語

衆人見天下無非異聖人見天下無非同天地之間萬

物紛擾萬事雜併實一物也而人以為天也地也萬物也不可得而一也不可得而一者睽也睽異也故不可得而一者衆人之常情而未始不一者聖人之獨見非聖人獨立此見也天地萬物之體自未始不一也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惟人執其途而不知其歸溺其慮而不知其致夫是以見其末而不見其本轉移於事物而不得其會通聖人懼天下遂梏於此而不得返故發其義於睽之象夫天穹然而

上地隤然而下可謂甚相絶聖人則曰其事同也今攷天地之事陰陽施生同於變化同於造物謂之同猶無足甚疑至於男女斷然不可以為一人聖人將以明未始不一之理則亦有可指之機曰其志未始不通也夫以男女之不可以為一人而今也其志則通通則一然則謂之一可也又豈特男女之若可以說合者為然舉天下萬物如鳶之飛至於戾天魚之躍乃不離於淵孰知鳶之所以飛者即魚之所以躍

者也林木之喬聳砌草之纖短判然則性之不同而體質之殊絶也孰知夫木之所以為喬而聳者即草之所以纖而短者也茍於此而猶有疑則試原其始木之未芽草之未甲木果有異於草草果有異於木乎天者吾心之高明地者吾心之博厚男者吾心之乾女者吾心之坤萬物者吾心之散殊一物也一物而數名謂之心亦謂之道亦謂之易聖人諄諄言之者欲使紛紛者約而歸乎此也

汲古問益卦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或以為雷行風從相資而相益此說是否先生曰見善則遷有過即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也人誰無好善改過之心或有以為難而不能遷改者患在於動意闕則虛中無物如鏡如空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以舜之道心精一故無有阻滯也先生曰聖人不貴無過貴改過汲古對云故夫子

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先生曰世之學者多溺於空寂以自訟為非道豈聖人以非道教人汲古遂蒙先生書七言以示誨云能見其過内自訟誰知此是天然勇多少禪流妄詆訶不知此勇不曾動又書六言云兢業初無蹊逕緝熈本有光明自覺自知自信何思何慮何營鏡裏人情喜怒空中雲氣紆縈孔訓於仁用力箕疇王道平平見誨語

鼎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

大亨以養聖賢諸儒多求象外之義必求以木巽火之義又求聖人亨以享上帝之義又求大亨以養聖賢之義不得其義遂穿鑿其說不知彖辭所言甚明甚正不必他求鼎象也言鼎卦儼然有鼎之象有腹有足有耳有鉉以木巽火言其亨飪也即以木巽火即大易之道即亨飪即大易之道聖人亨於鼎以享上帝此外亦無說此即大易之道使有說則不足以享上帝矣胡不聞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乎養聖

賢則不一而足所亨多矣故曰大亨自大亨之外亦無說此即大易之道也學者於易之書每求其說每求其義至於巽而耳目聰明以下則有義矣自彖也以下無義之可言也嗚呼天地閒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義非易諸儒唯知有說有義之為易不知無說無義之為易說猶無可言義猶無可說而況於無說而彊鑿其說無義而彊起其義乎深悟無說無義之為易則庶幾乎入何思何慮之妙明大易一貫之

吉矣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云云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當其時猶未為光明人之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向乎前不向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情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口鼻手足之所為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雖有應

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為艮惟此為止其所茍艮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剛止之終不止也惟艮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葢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自是無思無為如氷鑑如日月光明四達靡所不照目雖視而不流於色耳雖聽而不留於聲照用如此雖謂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可也氷鑑之中萬

象畢見而實無也萬變畢見而實虛也止得其所者言不失其本止也非果有其所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孔子曰言不盡意謂此類也使有我則有所矣夫天下何一物之不妙也豈獨無形者為妙而有形者不如耶豈獨無形者為道而有形者不道耶未始不一人自不一庭者堂之前兩階之間正人物交際之地而曰行其庭不見其人非果無人也不動乎意雖見而非見也見立則意動而遷矣非止也天地之

變化豈有所動哉日月之靡所不照豈有所見哉孔子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洞覺者當無疑乎此也曰上下敵應不相與者以是卦上下皆敵初與四皆陽二與六皆陰三與上亦皆陰無相與之象也既曰敵矣何以言應非謂截然不與物應也雖應而不動也猶未嘗相與也苟惟不然則意起而私立物我裂而怨咎交作矣非艮止之道也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

則遷有過則改見善即遷當如風雷之疾有過即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人誰無好善之心往往多自謂已不能為而止人誰無改過之心往往多自以難改而止凡此二患皆始於意意本於我道心無體何者為我清明在躬中虛無物何者為我雖有神用變化云為其實無體知我之本無體則聲色甘芳之美毀譽榮辱之變死生之大變如大虛中之雲氣氷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變化其無體無所加損何

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以舜之胷中洞然一無所有故無所阻滯也

易上下繫雖非孔子所作而其間得之於孔子者多矣其言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雖不繫之子曰而吾信其為孔子之言也其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此亦信其得之於孔子者也吾深念堯舜三代所以治天下之本旨不復見於後世深念自

孔子沒似是而非似正而邪之辭充塞宇宙斯人相與沈迷於昏昏之中而正道不明也舜命龍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周有訓方氏乃正辭之謂言之失正失實則作之於心發於其事卒以害道害道禍亂之原也正辭所以教之也聖人治天下禁民為非而已無他事也禮樂刑政一本諸此自子思孟子之言其失實者猶多而況於下焉者乎

少讀易大傳深愛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竊自念學道必造此妙及他日讀論語孔子哭顏淵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則孔子自不知其為慟殆非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者至於不自知則又幾於不清明懷疑於中往往一二十年及承教於象山陸先生閒舉扇訟之是非忽覺簡心乃如此清明虛靈妙用泛應無不可者及後居妣氏喪哀慟切痛不可云喻既久略省察曩正哀慟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不自知方悟孔子哭顏淵至於

慟矣而不自知正合無思無為之妙益信吾心有如此妙用哀苦至於如此此其極乃其變化故易大傳又曰變化云為不獨簡有此心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此心益信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此心顧人不自知不自信爾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至哉聖言

豈訓詁之所能解既曰書不盡言矣又曰繫辭以盡其言既曰言不盡意矣又曰立象以盡意於乎至哉似矛盾而非矛盾也似異而實同也聖人之言意豈盡不盡之所可言言盡亦可言不盡亦可云不盡者聖人之實言云盡者亦聖人之實言此唯智者足以知其解知其解者始信天下何思何慮始信孔子果無隱於二三子始信六十四卦卦卦齊一始信三百八十四爻爻爻不殊

汲古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隨寓而有如何分上下先生曰此非孔子之言葢道即器若器非道則道有不通處

易曰憧憧往来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至哉聖言實語也而自孔子以来至於今知之者寡同歸殊塗取喻爾非實有歸有途也極上下四方之間古往今来萬物變化有無彼此皆一體也如人有耳目鼻口手

足之不同而皆一人也自清濁分人指輕清而高者曰天於是靡然隨之曰天指重濁而下者曰地於是又靡然從之曰地到於今莫之改而實一物也清陽濁陰二氣感化而為日為月為風雨人物於是生皆一也曰彼曰此曰動曰静曰有曰無皆是物也何以思為何以慮為一致爾人自百慮故又申言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多循誘罕言及此今欲破憧憧往来之惑不得已申言之以明聖心之實自聖人觀之一

猶贅言何俟乎思慮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為未覺者設也又曰君子有九思為未覺及覺而未全者設也堯之文思如晝夜寒暑之變化也皐陶曰慎厥身脩思永以舜禹雖聖猶未至於堯之大聖也孔子贊堯曰大哉贊舜曰君哉不無小間也然孔子垂教奚可不循循善誘也言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者將以形容屈信相感而利生使人知往屈非不利通其屈信之異見也又言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

之蟄以存身屢屢言屈非不利聖人知人好惡偏陷深固故諄諄然漸啓之又進之曰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即所以崇德也明道非無用於世即利用安身無非大道而人自不覺也大道坦夷如此而已過此以往無可言者故曰未之或知也惟覺雖通達而未精未一故孔子為之不厭者窮盡其神用也前闕利用安身謂大畧爾變化則不可勝窮無一云一為之非變化又言知化則聖道於是乎盡

初疑序卦之為義似迂雜卦之為文似亂後乃悟序卦之義殊不迂雜卦之文殊不亂六合之間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義非易何言非易縱言之亦可横言之亦可以坤為首為歸藏亦可以艮為首為連山亦可故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宫則皆宫也五色六章十二衣旋相為質則皆質也五行四時十二月旋相為本則皆本也曰本曰質曰宫皆易之異名然則錯綜而言之何所不可序卦雜卦雖無子曰無害於道

慈湖遺書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慈湖遺書卷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玢

慈湖遺書卷八

宋 楊簡 撰

家記二 論書詩

孔安國謂堯安安安天下之當安謂舜允塞信充塞上下謂天叙有典天次序人之常性謂惟和惟一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謂一哉王心能一德則一心謂王道平平言辯治陸徳明文婢綿反傳註之謬至於此極而未有釐而正之者

堯典協和萬邦春秋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皆言其大畧爾使不滿萬亦可以言萬其不止於萬或倍萬亦可以言萬猶言萬物物奚止於萬耶萬民民奚止於萬耶皆舉其大畧而言爾先儒故必欲整整其所謂萬數釋鄭康成謂尚書州十有二師者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葢百國一師州十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內則整整恰恰為萬國不少一不多一吁可哂哉其陋

至此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孝經說亦云周千八百諸侯此或據古志而言漢博士求其說而不獲遂為之說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又天子之國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合為千七百七十三國以應周千八百諸侯之成數武王之與不期而會孟津

者八百諸侯康成又遂為謂三有二則殷末千二百諸侯牽合可笑之狀若此類奚可殫舉凡是皆起於不達道義無所用心故溺情於名數之末寖愚而不自知又以愚後世使學者斃精神於愚陋之說中則先儒於是為有罪而予諄諄之辯為不得已彼獨不思夫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人羣生於天地之間皆有血氣生知不能以無欲欲則爭爭則鬬則傷則殺其天性之美稍公且正者則足以服其比鄰比鄰

歸之凡百取平焉則五有長十有長百有長千有長其德愈大所服愈廣是故有小國之君有大國之君其爲君爲長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間有聖人出焉擧天下咸歸服之是爲帝爲王夫所謂爲君爲長者皆諸侯也大小之數多少之數豈得而預定既弗克預定矣則又豈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損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數耶雖有更易世代武王克商滅國五十爾餘率因其舊則周所封建亦不多矣詎能盡更而

易之雖有德則加地有罪則削地其有功德者固不數見有罪者亦不數見則加地削地亦不數見姑因其舊乃勢之常而漢儒乃為是等等差差不可小有增損之制亦不思甚矣康成為漢儒宗餘可觀矣此本不足辯習俗虛文為日久固不得已少驅井蛙之惑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益稷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尚書率以時為

是蓋古語也堯典上無所承忽曰誰予嗟哉有誰順是者予吾將登用之蓋時即道也舜之所以光天之下者此也黎獻之所以有功者此也丹朱反此也禹荒度土功用此也皐陶祗叙此也祖考以此而来格群后以此而德讓鳳凰因此而来百獸以此而舞庶尹由此而諧勅正天命惟此而已惟此為幾謂為庶政之幾蓋天地間惟有此道而已三才萬化萬物萬事萬理皆不出此道得此則吉則治失此則凶則亂

唐虞君臣朝夕之所謀謨經營無出此道是猶此也故當時相與詔告惟曰時猶曰此也時即道之異名此道非言意之所能名後乃取道路無所不通人所共由之義初無形體之可執至於曰時則尤不滯於言意妙哉時之為言也非大聖疇能為是言易多曰此此即時㳍雖開亦曰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是音之輕清者謂道也古罕言道虞夏之際始間言之舜曰若不在時又曰惟時惟幾皆所以言道道之為言終

不若時之為義渾然不分事理帝知若時者誠未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予事者采事也次問事則知時道也互見訓語

堯納舜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按孔叢子宰我問及此孔子曰堯既得舜歷試諸艱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来備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孔叢子之可疑者不一臯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幾益稷篇曰安女止惟幾惟康益幾者動之微也
後世多事遠不逮唐虞然今朝廷一二日亦安得有
萬事尚不及千百則知唐虞之時所謂萬幾者指視
聽言動念慮爾此斷斷乎無疑者而此言大録萬幾
之政深有疑焉又改麓作録然則堯納舜于大山之
麓使之主祭因名山升于天烈風雷雨弗迷者舜畀
祭而烈風雷雨他所咸迷獨舜所行不迷言百神享
之特佑焉故不迷史記亦云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

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若謂自舜錄大政而風雨始不迷錯則堯時迷錯乎後始皇封禪遇暴風雨豈非神靈示此以為驗乎孔叢子所云疑古好事者託辭又孔叢子書宰我問禋于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祭之也埋少牢于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與祭法大畧同祭法首言祭天地即繼

以埋少牢於泰昭已下夫舜肆類于上帝類者蓋類祭及地日月星之類聚祭而於文祖之外又禋于三昭三穆歟古者天下為公惟讓于德三昭三穆皆有德可宗非如三代而下天下為家而傳於子三昭三穆未必皆宗也若孔叢子所言六宗則舜祭于上帝不及地而遂及山川無乃不可乎又孔叢子後章謂孔子欲猫得鼠琴音為之變甚失孔子好生之志此皆後篇託辭亦猶言堯瞽叟北面朝舜孔子曰於斯

時也天下殆哉之類乎

舜典曰象以典刑者漢書所謂畫衣冠而民不犯也漢儒去古近宜有所傳後孔安國一人乃更其說曰象法也法用常刑不越法後儒又因别為說曰象民所犯輕重而加以常刑皆不明白釋象字不平正象畫也畫其所犯之典刑于衣冠而恥之而實不刑之且後世直加之刑猶恐其不革而欲畫衣冠以革之嗚呼此衰世淺丈夫所見乃爾稍致思焉亦何不可令

固有至愚至姦惡而寧甘受杖恥於示衆豈唐虞之世而人不恥之歟矧大聖人道化所感動耶矧舜典此章曰流曰宥曰鞭曰扑曰贖曰眚災肆赦皆寬恤之類惟怙終賊殺者乃刑之此刑乃正之用五刑若上言象以典刑非畫衣冠則無乃重復乎下言欽哉惟刑之恤哉則上敘寬恤乃其本旨

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民苟無食雖有常性饑困迫之必至

斷喪故舜先食洪範八政一曰食孔子亦曰所重民食孟子曰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為王道之始農事之不可失時惟農家知之茍失其時雖種不粒既富而後可以言教民食足而後可以言德化欲柔遠必能邇而後可德性人所自有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不隨物遷則不失其厚是謂惇德惇德之言所以勉十有二牧元即乾元坤元元者道之異名允信也誠也惇德

之至至於信其果元是謂允元書曰德元不失其厚
不因物遷則可謂能邇矣其次又能難於任人以堯
朝而有共工驩兜以四岳而猶薦鯀人之難知如此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如此任人
必得其賢必能使遠方蠻夷柔服遠者猶服而況於
近者乎禹曰安女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
志止即惇德允元弼直即難於任人動應徯志即蠻

夷率服皐陶曰謹厥身脩思永即允元又曰庶明勵翼即任人故曰邇可遠在茲言乎致治之道在此不在彼也在邇不在遠也此萬世不可易之通論論治者無能越之子思論治天下國家亦以脩身為先尊賢次之後儒亦曰王者之道在脩身任賢而已見訓語

舜命伯夷典禮而告之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謂也寅敬者禮之道禮曲折萬狀而由道心行之實未嘗

曲折故曰直實未嘗萬狀故曰清曰直曰清曰寅以
三言明禮之一道後世道不明此等語多莫曉
舜命伯夷典禮尚書曰三禮孔安國注云天地人之禮
簡疑三者五字之訛誤歟按尚書多曰五禮其巡狩
脩五禮皐陶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
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五典之外自
有五禮則吉凶軍賓嘉見諸周官者是歟且書中文
字非古者不一如汝古必不加水大必不加點遜必

不加之時日曷喪本或作害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或作天降下民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或作紹我周王見休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或作上帝周由觀文王之德尚書稱堯文思思者知藏於中深静不露也稱舜文明明者别賢否凡百敷見于外也故史記曰天下明德自虞帝始

舜命龍曰朕堲讒説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禹曰予欲出納五言汝聽易大傳曰理財正辭正辭亦納言之謂此治敎之急務而後世不聞益五方之民風俗議論容有不同如周大夫原伯魯不説學閔子騫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説而後及其大人此等議論豈可不納之于上而出命以正救之也周衰異端並作魯少正夘行僻而堅言僞而辯孔子誅之以邪説之足以亂人心也至若任俠輕生

以周人之急有足尚者而敢於犯禁敢於殺人似義而非正相師成風肆行無忌此豈一日之積哉上之人無以救其始稔成其俗古者一道徳以同俗執左道者有誅周官糾萬民之徳正其行巡問而觀察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布而訓之以觀新物三五之世君人者以左右斯民若有常性為本務故設官分職出納而正教之奉天命子兆民本職如此叔世官廢而不修故異説興而莫之止孔子條為政之急務

曰修廢官此其一也秦漢而降君臣安於功利三代舊政不復修舉而況於有虞氏之政乎

舜曰咨女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夫舜所以咨命四岳九官十二牧者孰不曰皆人為之功而舜諭之曰欽哉惟時亮天功時是也亮信也是天也非一付之自然而不為也盡欽竭力惟無入於意苟動於意即私即偏而非道心禮樂刑政一入於人為則違道違天即可致患故書曰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命

有德天討有罪箕子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王即天又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箕子能辯之矣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是謂帝則是謂帝載由乎此則能懋勉則五品遜五刑明則直則清直而不溫則失此寬而不栗則失此剛而虐則失此簡而傲則失此讒說殄行皆失此讒說者似是而非之說以其入乎意也殄行者太過殄絶之行以其入乎意也孔子訓子張以忠信篤敬立則見

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者天也曾子曰暠暠者純白無意象即此天也伊尹與湯咸有一德者天德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此也小心翼翼者此也此心不動則不放逸不慢易不私不偏日用純純動静無二道三才無二道

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猗歟至哉此堯舜禹皐益相與講論之大旨而後世君臣往往下視此等語以為特言其淺者耳特言其見於臨政事者耳必别

有妙者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方可為至論吁堯舜禹臯益有二心乎臨民出政時有一心窮深極微時又一心乎人有二心且不能以為人而可以為堯舜禹臯益乎精一之論卒於欽謹卒於敬修謂欽謹敬修又特言其淺者則有淺有深謂之一可乎益曰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又曰無怠無荒益豈侮其君謂不足以語夫深者而姑以其淺者告乎臯陶曰謹厥身修又曰無教逸欲又曰兢

兢業業又曰同寅協恭何數聖人者無他奇謀偉論而諄諄惟以戒謹恐懼為首語也於乎堯之所以為堯舜之所以為舜禹之所以為禹臯陶益之所以為臯陶益豈非以此心而已乎戒謹恐懼此心存乎放逸慢易此心存乎知放逸慢易心易失則戒謹恐懼此心之存可知矣惟得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出入惟識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存不存不識此心者安知之也不知者胡不於戒謹恐懼時而默察其所以然乎

方戒謹恐懼時此心放乎不放乎紛擾乎不紛擾乎有計較乎無計較乎支離乎不支離乎此時之心可謂堯舜禹臯益之道心矣可謂精一矣可謂中矣可謂天下之所同然者矣是心也無私好無私惡無私喜無私怒無私取無私去可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庶政庶事皆建此極設官分職莫匪爾極粒我烝民莫匪爾極臯陶之刑使協于中豈非此極皇建此極而天下之民不協于極者無是

理也唐虞之所以比屋可封者此也成周之所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此也謂克艱之語為特其淺近者過絶天下後世之良心長後世非僻之心

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舜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大哉舜禹之言其萬世不易之道乎帝王之道初無甚高難行之事不過克艱一語而已而遂可致庶政之咸乂遂可致黎民之速化於德可以使野無遺賢可以使

萬邦咸寧其道甚易其功甚大又甚敏然則後世何憚而不為學士大夫往往多歸過於人主而不知過在於士大夫之不學也夫人主長於深宮輔而導之者士大夫而已漢高以匹夫取天下羣臣以一權利輔之無足云者張子房亦一時翹楚借箸發難毋立六國後未害也何至深沮高帝為善之心叔孫通首進大猾固不足以輔帝陸賈幾開帝矣而謂湯武逆取順守此何等學術而可以事君也孝文欲禪賢有

德者而不敢專於子有司再請帝再却之又恥於飭兵厚衛遂罷衛將軍觀此器度真二帝三王之用心也賈誼儒者帝所前席五餌鄙詐可恥可賤豈非士大夫之罪也武帝雖窮奢黷武幾亡社稷然好儒甚有嘉唐虞樂商周之心而董仲舒學不知道三策所陳雖皆正言不達大本不能啟導君心固有之善唯曰仁義禮智信所當脩飭而已不知如何而修飭也又曰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夫誠者人心之所自有何

以設為帝雖多欲而嘉唐虞慕三王之心亦帝之善心也人心本善因物有遷仲舒誠能因帝之善心順以啟之達而充之安知帝不可躋之三代之上也申公力行之言正矣不能如孟子因齊宣易牛之心而達之於王道也士大夫誠未可亟歸過於世主也帝亦頗悦仲舒之對矣末冊曰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情狀亦可覩矣韓歆之死世咸罪光武光武誠有拒諫之罪而歆指天畫地亦不敬不克艱矣諸葛亮三國

之英而勸攻劉璋立同姓之婦為后棄義亡禮亮猶
如此則下焉可勿論矣唐房元齡首發亂謀杜如晦
賛决二人熟視巢妃之穢而不言魏徵雖言僅使勿
后三人者尚爾餘又可知馬周史稱王佐九成之諫
卒謂業已成就宋璟堅正矣及明皇悔過璟又導之
使委曲文過士大夫學術如此而遽議人主之難輔
未可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道在邇而求諸遠事
在易而求之難人心自善人心自明人心自神學士

大夫既不自知己之心故亦不知人主之心舜禹之心即是心已是心四海之所同萬古之所同克艱云者不放逸之謂也不放逸則不昏不昏則本善本明本神之心無所不通無所不治無所不化此道至易至簡見訓語

簡自以為能稽衆舍己從人矣每見他人多自用簡不敢自用亦簡自謂能舍己從人意謂如此言亦可矣一日偶觀大禹謨知舜以克艱稽衆舍己從人不唐

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是是謂己不能也三復斯言不勝歎息舜心沖虛不有己善雖稽衆舍己從人亦自謂不能嗚呼聖矣舜豈不能稽衆者豈不能捨己從人豈虐無告豈廢困窮無告常人之所不敢虐困窮常人之所不忍廢而今也聖人曰己不能嗚呼聖矣惟舜沖虛如此其至故益贊舜德自廣運自聖自神自文自武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時簡年已六十有六平時讀大禹謨未省及此續思曲禮

曰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者稱某人仁某人知某人孝友之類不敢取人者以徵有品題之意歟見取於人則不可曲禮斯義畧似禹謨

益曰罔失法度當哉斯言三五盛際所以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者以法度備具故也後世所以人物衰喪間有賢者復多闕失以法度大廢故也學問之道雖曰求放心而已不在於外貌然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即失其所謂帝則豈有措身於淫逸非僻之地而曰吾

求放心足矣難哉近丹者必赤近墨者必黑自舜禹大聖猶有克艱之戒益曰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又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又曰無怠無荒而後世學道之士乍有所聞微有所覺忽覩高明廣大往往下視舜禹益所為過矣氣質曾未及古中賢而遽抹略小節不復退思舜禹益用心之如何多見其不知量也見訓語

唐虞之際六府以養民三事以教民秦漢而降不復聞

三事之教矣大禹謨具言正德利用厚生爲三事而觧者已不知其說利用言器用之便利厚生言養生凡民切身日用之事無越斯二者即斯二者而皆有正德焉如茅茨瓦器諫造漆器權量均一之類是利用之有正德也老者衣帛食肉斑白不負戴於道路之類是厚生之有正德也生民日用非利用則厚生非厚生則利用令也咸有正德則斯民耳目之所見手足之所用心思之所關無非正德之事不知其所

以然而默化於德矣欲化民而不由三事未見其可後世為國者大槩兵財而已文物而已教化無聞焉故三事之説不傳唯晏子曰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福之此稍不失旨至於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則失禹謨之旨矣無惑乎三事之教於今不聞也

舜命臯陶曰民協于中時乃功自後世觀之協中不協中此何等急務也湯誥首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自後世言治者觀之求為
何物常性又何物所謂綏厥猷者又何如而綏之也
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
極自後世觀之極者極至之道也民至愚無知何足
以與此設諭告之彼又安知成王命君陳分政東郊
成周曰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成周殷頑民所遷
頑民淫湎叛怨尤其愚不可訓誨者自後世論之當
棄之絶之而成王方欲使君陳升之于大道自頑民

成王猶期之以大道而況於他乎於戲古先聖王之所以治其民者乃如此也古先聖王之所以奉天命為天司牧斯民者乃如此也天能生斯民而不能教之惟民生厚因物有遷無有以左之右之使無越乎極無失乎常性則縱所欲往大亂之道也是故有君焉以代其任謂之天子則天之所以命人君者非為君者設也天以降衷于民民有之是為常性率此常性而往謂之道亦謂之猷又謂之大猷又謂之極

不率此常性以往則為姦為宄為寇賊為大亂之道古先哲王知天之所以命我者在此知民之所以為治為亂者在此故夫一政一令之出無一不為乎此曰五禮所以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曰六樂所以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曰刑刑者所以使民協于中曰政政者所以使民無不正也中和正皆極也故唐虞三代盛時利用厚生無非正德禮樂刑政無非大道左右有民懼民之或失此極也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極者常道之異名言天下惟有此道不可得而加也立政立事莫非此極莫非中正上自朝廷下達閭里目之所見無非中正之色耳之所聽無非中正之音身之所履無非中正之行無姦聲亂色以賊其外無異端邪説以賊其内從容乎大道之中不勉不強而自有士君子之行比屋之民皆可封兎罝之夫皆好德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者何脩而得此民有良性無以賊之也民之有過有以防

之也後世忽疾民之不馴上之人既無德以感動之
乃為一切之政峻令苛法以痛繩之將以禁民之過
而反毒其良性反作其不肖之心迨夫治之不得則
曰後世之民非唐虞三代之民也世移俗改日就澆
漓刑政已脩而民猶如此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吁
此豈後世之民果不可比於三代之民也豈後世之
民果日就澆漓果不可柰何也善夫魏鄭公之言曰
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漓則至於今日當悉為鬼魅

矣上之人賊民之良性而疾民性之不良上之人不善防民之過而忿民之頑田不井民無常産而欲民之有常心禮樂大壞淫靡輕浮之音淪浹乎民之肌髓而欲民之不蕩鄉不舉里不選不教以德行道藝而教以淺薄無用之虛文而欲民之不失德是日授之以朱丹而惡其赤也日染之以皂墨而求其不黒也見訓語

少時讀書竊自念古聖人之道高明廣大不可以心思

不可以意度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如曰惟精惟一如曰一德略見深旨其他大略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兢兢曰典常曰學于古曰奉天曰勤恤殊未省其實豈聖人姑致其謹循其常而其中固自有廣大高明之妙耶豈帝王之治理如此而不及其精微其精微不多見於書耶至讀論語亦然惟見孝弟忠信力行學文平平常語所謂一貫之旨亦未明白無隱之誨亦不終告豈聖人不輕出其秘耶何其莫

可曉也及微覺後方悟道非心外此心自善此心自神此心自無所不通心無實體廣大無際日用萬變誠有變化無窮不識不知之妙而舊習尚熟乘間而起不無放逸於是方悟尚書論語所載止合如此放心之戒果為要害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欽敬謹戒常妙常一治亂之機在此古道在此典常在此順此為勤反此為怠順此為恤反此為虐孝弟忠信乃此心之異名力行學文乃此心之妙

用一貫之誨已詳矣不可更言無隠之誨已詳矣不可復説萬務錯綜無非大道不安厥止禍亂攸基見

訓語

舜戒禹曰敬脩其可願此可願即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夫人之所願欲雖紛紛無窮大槩不出二端善與不善而已矣其善者可願其不善者不可願善即道心也即中也即精一者也顧人未之察耳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

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徐
行後長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即堯已此外豈復有深
隱不可測識之妙哉即此可願之善自是至中至正
至精至一不可識也不可測也使捨此善而欲求精
隱深微不可測識之妙乃非堯舜之道
臯陶曰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
兹後世之言治者往往率不信以謂後世難治與古
不同治道必不可止於此烏虖此後世所以終不及

古也愼厥身則治道得矣禹謨所謂克艱政乃乂正謂此其有所脩當思久永久永則為道不永則非道道即恒性由此恒性悠久不已斯乃誠實非由外假其施行則惇叙九族由親及踈親親有殺無非道者昧者不知以為惇叙九族而已非道也惟聖人知其為道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又況庶明皆賢哲勵翼無怠天子惟治邇而已由邇可以及遠此理灼然周公作立政惟言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

衣虎賁即庶明之在邇者慎脩思永惇族公已稔言之矣聖人灼見事理由邇而已不必勞神於遠遠不可忘而非所詳也聖人知要後世逐末見訓語

先生曰書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如何汲古對云儆戒萬事之幾先生曰此說未是幾微也一二日此心念慮之微可言萬也堯舜時太平無事如何一二日有許多事令朝廷每日敷奏亦不知甚多一二日斷無萬事

臯陶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葢有當爲之事而後設官然則官奚可虚曠禮樂刑政無非左右斯民使無失恒性故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孟子曰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周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極者大中至正天地人所同之道故庶官所職所施無非天地有毫釐不與天地相似則爲逆天臯陶既言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

罪所以明其無非天道不可作好不可作惡不可置毫髮私意於其間後世庶官能若是乎

汲古問書云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吕東萊云勑者整齊工夫寅恭是典禮之根源典禮皆本于天惟君與天為一然後能惇之庸之若不同寅協恭皆是虛文賞罰皆不可有我此心常勉勉不已不可有一

毫止息纔有止息有我之心便生便非天心此說如何先生曰五典者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不知者謂此五典人所為知者謂五典皆天叙也叙者有倫理也故親生之膝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其五典皆人心之所固有固有者天也勑者謹戒之謂惇者厚也人生本厚因物有遷始失其厚謹戒之使不失其厚爾五禮謂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以凶

禮哀邦國之憂以賔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庸用也在人能用之此五禮皆人心之所不能自已者天人一道也寅有敬謹之意五典五禮行則君臣上下皆敬皆恭衷心也其心皆和同天地之間一而已五服章彩不同隨其德之大小而賜之服惟當乎人心則當乎天心討有罪罪有五等用刑亦如之必合天下人心則合天心皆不可容一毫之私懋哉者是勉其無動乎意以行其私也汲古謂聖

人所為未甞不天無毫髪人為五典曰天倫五禮曰天秩命有徳曰天命討有罪曰天討至于功曰亮天功民曰視天民拾損受益以為天道任官惟賢以代天工其動静罔不純于天故無為而治者即天心之無思無為也先生曰是如此見誨語

汲古問舜欲觀古人之象命禹作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之於裳是為十二章至周則升三辰於旂而衣五章裳四章是為九

章其取象增損不一而論多不同未明其義先生曰象服十二章以舜之聖猶未盡明命禹明之禹所明又不傳於後後學何敢遽言家語云心服袞職其義可明人心即道神明廣大無所不通日月星辰皆光明無思無為而無有不照即此心之虛明光宅天下山以象靜止不動而發生庶物龍以象變化不測而霈澤博施由是心而發諸禮樂政事煥乎其有文章則華蟲似矣清明澄蕩蕩難名即水之難於形容姑

繡以藻則水可見矣火之光照象此心之照用宗廟之彝尊以其行道致孝米以養人而君心常患乎不博粉而散之則其惠廣及黼為斧形鐵黑而刃白如此心之剛斷柔而無剛亦足名亂半白半黑者即天時之秋冬地之西北二者之間乃乾之次合於天道非出於人為黻形兩已相背其色半黑半青北黑東青東北艮位萬物之所成終成始是為冬春之際一歲之分象此心之辯察是是非非也衮職如此豈可

不心服之服事也當從事乎斯道也周雖升三辰於旂其在旂猶在服也九章即十二章之道也道一而已矣

先生觀書闕汲古曰出納五言汝聽何如說汲古對曰孔安國云出納仁義禮智信之言呂東萊云五言樂之成言者今之三百篇詩是也詩出於上者為出出於下者為納出納作之於樂先生曰此不是東萊之說五言是五方之言出納即舜命龍作納言又周官

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五方者幷中國也五方多所傳道者乃其方人士之所習言之害道者不可不訓而正之也誦其言於朝納也布而訓五方出也聖人之教民憂國如此後世不復有出納五言之官矣孔子曰修廢官

舜曰庶頑讒説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此微覺治之大速故禹有俞哉之言後曰無若丹朱傲亦謂撻之遽微有傲忽庶頑之意意微起則浸而至於慢

遊至於敷厓其未流安知其不至於罔水行舟之類甚言之所以懼舜簡初疑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是惟勤勞於事而已殆非至精後省所謂微動乎意者亦不過不急於土功而動念于呱呱若此類而已不動乎意則孰非精一玆未見其粗也見誨語

帝堯光宅天下之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而自足以黙化天下之民自足以黙安天下之民文

王之不識不知而德化自足以及廣者此光也易言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此光也謂之神者言乎其不可以智知不可以力為也然此非於聰明文思之外復有所謂光也堯之聰明文思非出於人為非由於造作耳不蔽於聲而自聰目不蔽於色而自明聰自無所不聞明自無所不見使胷中微有意有我則外物必得以蔽之惟其無意無我故虚故明故不得而蔽故無所不通文者自此而發有自然之文

思者以此而思有自然之深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無思無為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深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則默悟乎此矣見訓語

益稷篇夔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按明堂位言三代之禮樂而擊玉磬郊特牲言諸侯之僭宮縣擊玉磬孔安國謂球玉磬

簡謂或戛或擊以鳴球玉或搏或拊以鼓琴瑟以此而詠歌歌永言而聲依永也以人聲為先而球琴瑟從之故曰以詠是時祭禮初行祖考來至虞賔天子之後在助祭位羣后德讓亦以初就位故讓也讓出於誠出於德性也然後堂下之樂管鼗鼓與堂上之樂合作其一成也止以柷敔仲尼燕居言兩君相見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夏籥序興其次序亦與此同笙鏞亦堂下之樂驗諸周禮亦然大鐘謂之鏞其

笙鏞之間作也鳥獸蹌蹌然而来至其九成而鳳凰
来儀夔又曰於予之擊拊石磬也百獸率舞庶尹允
諧舜德格于上下感于神人以暨鳥獸而韶樂和聲
又感動之是以其應敏速非分外事也道未始不一
故也孔安國謂戛擊為柷敔殊未安下言合止柷敔
安國又謂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按爾雅所以鼓柷
謂之止則柷所以止樂非合樂安國又謂搏拊者拊
以韋為之實以糠樂記會守拊鼓周禮小師擊拊大

師登歌令奏擊拊而故書附為付則付附拊特未定也明堂位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則拊搏所以擊之非器也荀子曰縣一鐘尚拊之大戴禮記曰縣一磬尚拊然則附或付或拊誠有其器器甚古矣而夔曰搏拊琴瑟則拊非器也乃明堂位拊搏擊之謂其出指曰搏入指曰拊歟世亦曰拊琴而搏其聲搏然況下言拊石豈韋糠之謂也大戴禮記縣一磬其玉磬歟鳴球宜尚附韋糠之至甚古夔偶不言歟抑擊

拊周禮非虞禮歟若此詠歌有附尚於磬則宜居鳴球之先不宜居後然夔所言乃略舉所作致感應之效者非備言樂器也人聲玉聲絲聲不及遠故在堂上今鼓琴不在堂宇則聲大矣此亦可驗

簫韶九成何為能使鳳凰来儀擊石拊石何為能使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舜於是乎作歌曰惟是為幾幾微也動之微也是為感動之幾也猶機焉其發甚微其應甚遠其道心之微乎其精一之神乎是幾也可

言而不可見可以畧言而不可以詳言欲知此幾即
元首之起哉是也即股肱之喜哉是也即百工之熙
哉是也是幾也為正為中為和為樂為治為熙為敬
為欽為善為一臯陶所謂念哉者此也率作興事謹
乃憲欽哉者此也所謂屢省乃成者此也所謂明所
謂良所謂康者此也所謂叢脞所謂惰所謂隳者非
此也見訓語

簡讀伊訓至官刑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

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簡於是驚念夫今常情庸俗其恒舞恒歌者亦寡恒畋者亦寡至於殉貨色者多矣人往往未必知家必喪殉色而喪家者人亦具知至於恒遊人固以為非大惡可恕學子習舉業時文而已輕浮縱逸往往戲侮聖言以為有司不以是去

取若夫逆忠直遠耆德則所至如是遠耆德則自然
比頑童矣其於忠告者率不悅甚者繼以怒其於老
成則曰昔之人無聞知縱不誚毀則亦不親狎矣望
望然去之矣乃不知所以喪家者在是可不懼哉可
不戒哉可不深念哉可一讀遂已不書已之所犯于
坐右而日日觀省哉見訓語
箕子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
曰仁人心也後世學者率求道於心外不悟吾心之

即道也故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子思亦曰率性之謂道殆不必言率也性即心心即道道即聖聖即睿言其本謂之性言其精神思慮謂之心言其天下莫不共由於是謂之道皆是物也孩提皆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非聖乎人惟不自知故昏故愚孟子有存心養性之説致學者多疑惑心與性之為二此亦孟子之疵

洪範九五福不曰貴者何也皇極之道人所共有欲使

庶民咸于此極則貴有限故不言唐虞之際比屋可
封文王之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豈能使人人貴哉
故六極亦不言賤若夫富則有德者皆可致不貧
之謂富周官序言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三代而上其
於民無貴賤無不教
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
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
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

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簡觀書至是又觀首篇言文王明徳慎罰又憶念舜典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而曰古先聖王之治天下不得已而用刑皆所以左右斯民使歸于正令大罪之眚災者固上奏而不殺至於小罪非眚終自作不典式則斷斷乎不殺豈周公之嚴不如後世之寛哉而舉一世賢士大夫之論咸以為不可行何也然則賢士大夫當深思周公大舜之旨夫刑者所

以治民之不善使復於善爾彼怙終不善則殺之也
宜殺一人而衆人畏憚不敢長惡善心興起者不知
其幾也否則屏之遠方如疑則赦或罰可也雖然文
王先敬忌明德家既齊大小之臣無不一于正而後
可以治民不然則亦未可故康誥曰不能厥家人越
厥小臣外正而惟威惟虐乃非德用乂
先儒謂王城與成周為二地簡竊疑其不然紛紛于今
蓋本乎孔安國一人之說夫召誥序言成王在豐欲

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洛誥序言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来告卜則所謂成周即洛邑王城明矣而安國乃析為二者葢以周公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安國疑此卜二地遂謂瀍水之東為下都為成周與洛邑王城異自此說一立而後世諸儒不復審攷遂祖述不已而簡所以疑其不然者其情狀大體已著于前矣若夫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見龜所食墨亦依洛邑之吉爾

亦之一言明非二事王於是拜手稽首以謝周公曰
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未嘗及别
為下都以遷殷頑民之意多士序曰成周既成遷殷
頑民多士亦言于新邑洛又曰今朕作大邑于兹洛
畢命亦曰周公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則洛邑即成周
豈不益明合召誥洛誥多士君陳畢命五篇之序讀
之情狀昭昭又春秋左氏傳言王子朝入于王城沉
周之寶珪于河益驗王城即成周昭二十六年冬十

一月王子朝奔楚敬王入於成周甲戌盟于襄宮十二月王入於莊宮按昭二十三年王子朝入于王城秋七月鄩羅納諸莊宮則莊宮在王城中則成周即王城又明矣宗廟宜在王城事理益著又况敬王微弱既告于晉合諸侯以修所居之城矣又豈能營宗廟宮室郊社百司庶府賔館耶則益驗成周即王城非獨指瀍水之東益明左氏率好更辭既曰王城又曰成周乃其屬辭常法又孔頴達正義於王城言今

基址可驗而遷水之東不言有基址可驗節節可審

知成周與王城非異也

周公既復政厥辟乃拜手稽首告王以立政之至要首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忽良久而後歎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休者歎美之辭謂夫茲乃致治之至要而后王知以此為憂恤而深慮之者亦鮮矣嗚呼茲誠立政之機要雖四海之廣夷狄之遠其治亂其叛服盡由於此王者誠能竭心盡情精擇左

右大臣與夫親信近臣皆得其人如滁水之源其流派不足慮矣如培木之本其枝葉無所患矣用力少而取效多其機甚近而其應甚遠豈不要且妙哉所謂休者以此雖然使自古世主皆知此為要皆知此為急皆能恐懼深憂詳察則必得其人必致治安不復有亂亡之禍夏可以長有天下商不得而代之商可以長有天下周不得而代之惟其知以為憂者寡也故周公首以戒成王恐王心之忽乎此也伯長也

王左右伯長之官大臣也任信任也居王左右王所信任之官近臣也既為長伯既所信任必得大賢始居其職既為大賢不可輙易當常居其位故曰常伯常任至於準人典司法則亦可以次賢為之亦貴久任而其體稍降其人易得不必以常為名綴衣掌帟幕小臣虎賁持戟屏衛之士言至此則凡在朝列與夫侍御僕從盎盡舉之矣然亦不過王左右之所親近此誠可謂灼知立政之要領矣豈有大臣近臣皆

大賢而其保任遠臣有不可信者乎豈有朝廷既治而外治有不舉者乎豈有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而王心有不善者乎王心既善大臣近臣又皆善而遠臣有不善乎世主豈不知大臣近臣之不可不擇而周公深有慮於成王者葢略知所擇則所擇不精深憂深慮則所擇必精茍非明哲之主往往忽於其近勞神於遠且一意於擇近臣猶慮其或差而況勞思於耳目所不及之地難哉好詳而不好要必至於兩失

好要而不好詳必可以兩得是故惟明王好要以擇近臣為憂知天下安危治亂盡在此則不敢以其違已而惡之不敢以其從已而樂之衆好必察衆惡必察虛中静觀既視所以又觀所由又察所安安者其久也惟深慮久察則雖有深姦隱情久而自露歷觀自古亂亡之君大率以人違已而疏從已而親故賢者常遠不肖者常近而亂亡隨之雖中材之主苟知安危治亂惟在近臣深憂精察自然不敢輕易以從

違為用舍周公大聖人灼見治亂之機在於知恤而已矣故深致其意特異其辭以啓成王難者曰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四方萬里之情要使盡達於上亦當察遠臣之賢否而兹止以左右為言殆亦不可偏也曰遠情誠不可以不通此謂通遠情非謂擇遠臣選擇遠臣責之于近臣而已遠臣之罪近臣之罪明主之所深慮者在左右而已周公致戒誠為切的

見訓語

先生謂汲古曰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兹知恤鮮哉此說如何汲古對曰成王繼統周公攝政故致敬而告之曰嗣王代天作子非可輕也羣臣因公之言咸進戒于王則謂王左右之臣皆不可以非其人周公遂歎曰當此太平休美之時而知憂此者鮮汲古因又問如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與嗚呼休兹說者多不同敬求其誨先生曰伯

長也謂六官之長及三公當常久其任故曰常伯其次在王左右常任事之人曰常任其在左右司法度準則之人曰準人庶職之繁言之不盡遽言綴衣虎賁之微則其間在左右之職盡舉之矣綴衣掌帷幄下士顧命出綴衣于庭虎賁謂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周公發歎而曰休者以前言之甚美也葢治道不遠近在王之左右左右茍得其人則君德烏得而不正曰兹者公指所言左右之臣也今人言亦有此類

休絶句兹亦絶句謂治要在此然知以此為憂恤者鮮使人君能憂慮乎左右之臣則不肖無自而入有治而無亂有安而無危聖人之言非不切至後世君臣如醉如夢故胎禍於無窮見訓語

世儒之言果斷惟曰處事當決無疑滯益誤解周官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之語周官益言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繼曰惟克果斷所以賛言志勤戒毋悠悠當如舜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謂夫知之已審見之已

明而又悠悠不勇進則不可非謂見未明知未審冒然勇往也後儒所謂果斷乃此類耳異哉觀古書不達其旨惟就己說既誤己又誤人謬以千里夫知已審見已明尚當詢謀況於未明未審而遽果斷哉簡深慮世説久固遺禍無窮敢敬指周官上文以證見

訓語

書首言堯典舜典典常也舜曰惟精惟一一亦常也仲虺之稱湯曰率厥典又曰謹厥終惟其始所以勉之

常也咸有一徳一篇伊尹所以丁寧訓諭太甲曰常厥徳曰一徳惟常故一惟一故常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協于克一傅說告髙宗曰念終始典于學洪範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彛常也夫以皇極之道箕子為武王諄諄言之者乃在于彛之一言則常道之為道大矣成王命微子亦曰率由典常誥康叔又曰勿替敬典命蔡仲曰率乃祖文王之彛訓周官曰其爾典常作之師嗚呼古聖賢所以立徳所以

出治無他奇巧所以每相誨告率不過典常之道自經學觀古聖人之道德事業當有高深奇異之論而書之所載惟曰常道豈古聖賢未肯盡剖胷中之秘而政事之外復有精微之旨哉是不然孔安國不知道裂而殊之故以三墳為大道五典為常道不常何以為道不一何以為道道心惟微本精本一人心即道心心本常故合乎天下之公心而為政為事則其政可以常立其事可以常行不合乎天下之公心而為

政爲事則其政不可以常立其事不可以常行箕子
曰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
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蕩蕩平平之道即常道也無深無奇不怪不異平
夷簡易而天下之道無越乎此由古到今有失此常
典平夷之道而能有濟者未之前聞也
漢孔安國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欲廣其居於壁中得
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劉歆

謂孔壁中得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有又也即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有也時世已有魯淹中所出之禮世謂之禮古經者七十篇文與孔壁之禮相似而又多三十九篇故曰有世所未見故曰逸亦猶世已有伏生之書與孔壁之書文相似而又多此逸篇之書非孔壁中止有此篇數也自大小戴已集此儀禮劉向別録亦見之向歆父子之校書秘府備見古文漢藝文志亦謂孔壁中得古文尚書禮記禮記者

有禮又有記也即孔安國所謂傳藝文志又謂之古
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後又謂禮古
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
九篇葢世尊尚之故曰經實古傳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者觀此往往竊
疑三百篇當復有深義恐不止此不然則聖言所謂
無邪必非常情所謂無邪是不然聖言坦夷無勞穿
鑿無邪者無邪而已矣正而已矣無越乎常情所云

但未明乎本心者不知此不信此知此信此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正而無邪有善而無惡有誠慤而無詐偽有純而無雜有一而無二三讀周南召南必不面牆以興以觀以羣以怨無非正用不勞勉強不假操持怡然自然所至皆妙人能知徐行後長之心即堯舜之心則知之矣知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即仁者之心則知之矣此心人所自

有故三百篇或出于賤夫婦人所為聖人取焉取其良心之所發也至于今千載之下取而誦之猶足以興起也故曰興於詩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興於詩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思無邪即興興則不面牆一旨也自孔子夢奠於兩楹之間日至月至者相繼淪没孰有知此旨者此旨非子夏所能知也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

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獨不可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曾子則知無邪之旨矣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其於夫子其與無邪之旨乖矣思無邪一語孔門諸賢盡聞之後世學者亦盡聞之而簡謂曾子則知之餘難其人何也斯事至易至簡如輿薪置其前而人自不見如鐘鼓震其旁而人自不聞如目不見睫以其太近如玉在其懷中而終日奔走索諸外詩三百篇多小夫賤婦所為忽然有感

於中發於聲有所諷有所美雖今之愚夫愚婦亦有忽諷忽美之言苟成章句苟非邪僻亦古之詩夫豈難知惟此無邪之思人皆知之而不自知起不知其所自用不知其所以終不知其所歸此思與天地同變化此思與日月同運行故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又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又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一吉

也今夫所謂毛詩序者是奚知此旨求諸詩而無說
無說而必求其說故委曲遷就意度穿鑿殊可歎笑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關雎之音也
非言關雎之詩也為序者不得其說而謂關雎樂得
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
而無傷善之心令取關雎之詩讀之殊無哀窈窕無
傷善之心之意樛木之逮下意指君子故曰樂只君
子而序言后妃桃夭言昏姻夫婦之正序者無得乎

正之旨必推本諸后妃之不妒忌鵲巢之詩初無國

君積行累功之意而序言國君積行累功甚者至於

何彼穠矣之詩初無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

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之情而序推而詳言之益為

序者不知孔子所删之旨不知無邪之道見詩辭平

常無説意聖人取此必有深義故穿鑿遷就委曲增

益雖傍依禮義粲然典雅之文而孔子之本旨亡矣

毛氏之學自言子夏所傳而史氏又謂衛宏作序自

子夏不得其門而入而況毛萇衛宏之徒歟子夏之失未必至如此甚葢毛衛從而益之序本曰義先儒謂衆篇之義合編者謂今之所謂序者也猶未冠諸各詩之首後儒離而冠之學者見序而不見詩詩之有序如日月之有雲如鑑之有塵學者愈面牆矣今序文亦不必盡廢削其大贅者與其害於道者置諸其末毋冠諸首或可也觀詩者既釋訓詁即咏歌之自足以興起良心雖不省其為何世何人所作而已

剖破正面之牆矣其通達也孰禦昔者舜命禹亦昌
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夫都美辭也既
自以所言爲美而又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爾故臯
陶吁歎而問曰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
下民昬墊予乘四載隨山刋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
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
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自或者觀禹斯言
無說也無義之可索也而臯陶曰俞師女昌言嗚呼

至哉惟禹能言惟舜臯陶能聽能知學者知此則知思無邪之旨則知易書禮樂春秋之旨則知天地四時鬼神萬物之旨則知萬世千聖之旨見訓語

孔子删詩三百篇未嘗作序惟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簡取詩永歌之不勝和樂融暢如造化發育醇然粹然不知天地之在彼萬之不齊也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終也嗚呼至矣及改序文大失本旨如雲翳日如沙混金詩中無邪之妙自足自全雖不知何世何

人所作無損於斯妙也況序亦不能盡知其世與其

人其間舛謬良多

先生問汲古既醉詩云昭明有融曉此說否汲古對曰

昭即明也融和也既明且和其德備矣未知是否先

生曰融一也昭明有融是澄然融一見誨語

汲古問大雅假樂君子顯顯令德中庸云嘉樂君子憲

憲令德詩假音暇却與中庸嘉字不同先生曰假者

嘉音之訛曉此詩否汲古曰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

祿于天此言王有令德則民從而天與之是否先生曰嘉善和樂葢君子之形容德性之光輝徒樂而非善固非德性之樂徒善而無樂亦非德性之善既嘉善又和樂德性之光輝自然而然初非有意于為善又為樂也此惟有德者自知而非章句儒所能識也君子謂王道德性人所同有惟不昏蔽是謂君子即嘉樂之容光其令德已顯著顯顯者令德之益顯人猶民也人又足以包諸侯諸臣由此德性而發無所

不宜無所不通人心亦在是故受禄故天保右之命之申而延之雖曰自天實自君子之德性汲古又問干禄百福是成王求禄于天否先生曰干禄非干求也干字似千傳之㣲訛也闕疑則可謂干求則大不可十百為千千禄百福言其多也願王子孫蕃衍至于千億穆穆静黙之容皇皇精明尊大之容此亦言君子之形容德性之輝光非有心于為静黙為精明尊大也德性無思而其容光自然有若是穆穆皇皇

之象也君王通稱宜者善之辭也不愆差不昏忘率由先王之舊章由德性而發自不愆不昏自率由舊章益自與古先聖王所施所行同也汲古又問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如何先生曰威儀每每有謙抑之容令德之音秩秩不已人頌其善不一而足無怨之者無惡之者匹類也率由群類衆欲而行無己私也是皆德性之所發如此先生曰道無先後小大覺焉者有先後小大汲古曰夫子告子

貢曾子皆一以貫之子貢徒聞而不復問曾子能唯而不加辯此見聖賢之道無異而覺者有異焉如曾子與子貢弔季孫之母閽人以君在弗内俱入廏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已告矣及曾子入閽人辟之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此非容之謂也其覺與未覺自見于動容出處如此惟聖人一貫之妙不可言先生曰聖人循循善誘姑曰一曰貫天地内外人物有無變化萬狀未始不一不必言貫曾子未

覺始言貫以啓之及既唯既覺知此心日用無非此道故與人忠信恕人如己皆此道也子貢則不然億中方人豈知忠恕夫子屢啓之而終未覺

先生曰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何說汲古謂此只是天人一理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天即文王也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即天也其進退升降之間一而已矣先生是汲古因問穆穆文王於緝熈敬止如何先生曰文王不大聲以色故曰

穆穆緝者緝理於思為微細之間熙有理順之義緝
熙者進退精微之謂進德之實非思也非為也惟可
以言敬敬非思為也惟可以言止止非思為也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而不屬于思為所謂不識不知者此
也安女止者此也文王之所謂緝熙者緝熙此也惟
不動乎意不屬乎思為故緝熙融釋猶雪之融於水
猶雲之散於太空其緝熙於思為微細之間融釋於
無思無為之妙如此豈不是美而可歎服哉故曰於

惟其道心不識不知故聲音不大形色亦不大而見為穆穆也互見誨語

慈湖遺書卷八